



岁月留声

# 再识新乡

李山(封丘县)

新乡是我小时候去过的第一座城市。记得当时跟着父母坐长途汽车,到一个不太走动的亲戚那里。一路上,汽车跑跑停停,感觉挺远的;到了以后,觉得地方很大。直到高中毕业后到新乡上学,我才算正式认识了新乡。

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,对文化和城市尚未培养起探究的兴趣,认识也自然肤浅。记得学校似乎每月组织我们到文化路(现文化街)北尽头处的新城影院看一次电影,或者周末几个同学结伴凑热闹,到路南端的大型机床厂外看露天电影,算是当时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了。再一个去处就是距离学校不远、新乡彼时唯一的公园——人民公园,几个懵懂少年在月光中游逛,海阔天空地胡拉乱扯,为课余消遣、挥发意气之最大的一种方式。记得当时南干道(现金穗大道)与胜利路(现胜利街)街口刚兴起摊位稀疏的夜市,在夜市上要一碗馄饨、一个烧饼,打打牙祭,也为当年惬意、奢侈之一。

毕业后回家乡工作,新乡也是经常去的。许是太熟悉了,再无新奇之感,觉得与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。直到几年前有一次去新乡,无意间看见新扩宽的劳动中街修路时被保护下来的那棵千年古槐,我才有所触动。觉得它的保留,是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一种平衡,倾注了较多的人文色彩,故而对这个城市滋生了一些好感。

促使我对新乡彻底转变印象并产生书写动力的,是来自那年冬天在新乡参加一个活动时,连续两次晚饭后散步的所见所及。

晚饭后茶余,从宾馆所处的北干道(现宏力大道)中段信步拐入小街,看见“北街口站”“老十字站”等站牌名,感觉这是老城的中心,心中暗生一股莫名的兴奋。继而又依稀见“关帝庙历史街区”等字样,就更为好奇,这是先前没有听过见过的。及至第二次晚饭后细看,方知此街区有一座“关岳庙”,是关羽与岳飞的合祀庙,里面有三座大的建筑,分别是元、明、清时期的。庙的左右新建了仿古建筑,前面仍是深深的老街。街边的房子也大多是旧房子,房基都是用石头砌成的,那石头可能来自城市西北郊不远的太行山。这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,便顺势走下去。

因是旧街,不宽,走不远,便有窄窄的胡同向两边岔开去。走着走着,看似走不通了,会有一个圆拱门把你引向另一条街巷。街角处或一些院落中有一些大树挺立着。间隔不远,有三座干净的公厕,且有编号,写在涂漆的牌子上,并在“男”“女”处分别加注了英文“Male”“Female”。

新乡市的市花是石榴花,这些街巷中石榴树自然也最多。“南圪塔街”“东圪塔街”“驿后街”“南小街”,这些质朴的名字顿时使我产生亲近、熟悉之感,也自然生发出有关古道古驿、旧街繁闹等不少想象。“清真歪小辫烧饼”“封丘卷尖”“鲁丘牛肉”,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吃食小店让我不由自主地游目、驻足。而“黄河口”“饮马口”“牧野公园”“牧村”等指示牌,则使我生出不少关于地理和历史的沧桑之叹。

这里还有整洁的茶文化街,有清真寺,有东岳庙,有七世同堂坊……像中国不少城市那样,它们被周围的高楼大厦和宽阔马路包围着,往往需要人们“曲径找寻”。特别是汽车、轻轨和地铁成为城市代步工具后,那些新区可能更受人们的青睐。但人是有记忆的,也是需要旧的东西给心灵以抚慰的。当人们在高楼大厦间感觉单调疲倦时,会不

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这些相对简陋的小街陋巷,甚至是有些拥挤的小房子。这种返璞归真、怀旧和尚简的情感,正在城市人群中滋生蔓延开来。

城市在哪里扎根是有讲究的,起决定作用的是地脉或曰灵气,但最根本的一条是适合人居住。要不,你看这里居住的大多是本地居民吧。他们世代代居住于斯,风风雨雨,油盐酱醋,日今月夕,四季轮回,把城市勤劳朴实、崇德厚善、不温不火、淡定从容的风俗品格自然延续下来了。

新乡西北依太行,东南面黄河,是一个扼山据河、东出平原的咽喉之处。这从“黄河口”“饮马口”等地名即可感知。因其气候湿润,四季分明,土地肥沃,适耕宜居,便有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等各类文化遗存,留下了孟庄遗址、青堆遗址、宜丘遗址、浮丘店遗址等。历史上也有众多古国存在,如郟国、胙国、封父国、淳于国、共国、南燕国、卫国等;发生过许多彪炳史册的大事件,如长丘之战、桂陵之战、围魏救赵、张良刺秦、官渡大战、陈桥兵变等。

三千年前,著名的牧野之战便是在老城北郊打响,这在《诗经·大雅》里有详细记述:“殷商之旅,其会如林。矢于牧野……牧野洋洋,檀车煌煌,骍骍彭彭。维师尚父,时维鹰扬。凉彼武王,肆伐大商,会朝清明。”

说到新乡,就不能不提孟姜女河。孟姜女河有两支:西孟姜女河源于武陟城郊莲花池,沿古黄河汉堤北侧,经获嘉县、新乡县,在新乡市西郊入卫河;东孟姜女河经新乡县、延津县,自卫辉入卫河。史籍记载,东孟姜女河一度曾为沁河故道,古沁河由此向东,一直到封丘县城,再向东入海。

孟姜女河穿过新乡市中心而东,沿

河的街道就叫孟姜女路。孟姜女哭长城为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,流传广泛,为何新乡有孟姜女河和孟姜女路呢?可能是她哭的“长城”离此不远;或许她“哭长城”时路经此处,留下了掌故;又或者她就是当时新乡一带的女子。以河、路冠名,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,彰显了新乡人民反抗压迫、追求幸福的执着情怀。

除此,《诗经·国风》中有不少内容是表述、记载古新乡人民生活的。丰厚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也催生了众多古代杰出人物,如关龙逢、比干、姜子牙、蘧瑗、宁武子、宁戚、毛遂、周勃、周亚夫、张苍、杜诗、关播、姜师德、崔尧、班宏、杨再思、魏仁浦、吕大防、贺铸、韦思谦、王恽等。

查阅有关史料,新乡起始于汉高祖二年的新中乡,成名于隋开皇年间的新乡县,隆盛于近现代以降京汉铁路与道清铁路的交会而为市,遂成豫北交通重镇。近年来,随着京港澳高速公路、京港高铁、新河、新晋线铁路交通,郑济高铁、长济高速公路、新晋高速公路等的建设实施,更突显其区位优势的重要,由地区行署到以市带县,遂成屹立于太行山下、卫河河畔的明珠之城……

每个城市都有灵魂。新乡的灵魂不是宽敞阔大、花木森然的原原省省会旧址,也不是旧新乡八景中的“卫水金波”和“故城络丝”,而应是立于劳动中街的那棵千年古槐。修路时它被保护下来。那里原来应该是一个让新乡市民瞻瞻敬敬的地方,也是老城的中心,城市的血脉就从那里向四周发散。古槐的根系深深地扎于土地之中,枝杈代代传续,一直至今。新乡人保护它,也是在保护自己,保护家园,保护这种生生不息、枝叶相属的精气神儿。



艺苑短波

## 我市作家王保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

本报讯 近日,中国作家协会发布消息,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,决定了2024年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单,我市作家王保银名列其中。

王保银,笔名一土,辉县人。生于上世纪60年代。少时命运多舛,成年后立志取道文学写作改变境遇。近40年来,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坚持业余创作,笔耕不辍,终有所获。

自1986年发表作品以来,王保银共有86篇中短篇小说、49篇散文发表于国内40余家报刊。先后出版报告文学集、散文集、小说集共9部。其中长篇小说《清坪乡纪事》获新乡市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小说《飘逝的彩巾》《娘》获中国散文家学会二等奖和首届孙犁文学奖等奖项。多年来,王保银累计发表纯文学作品70余万字。

王保银是《河南文学》签约作家,新乡市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,辉县市作家协会主席。(新文)



诗林折枝

## 仲夏偶感(外一首)

张含田(新乡市)

日影垂高树,蝉鸣响矮墙。  
愈嗟炎气盛,更复闷襟长。  
喧昼归儿女,飘身为稻粮。  
庸庸应笑我,心在水云乡。

## 仲夏回乡偶书

胸次难逢百事贫,  
熏风一道拂归身。  
故乡语出星和月,  
唯有村碑不醉人。



榴花



蒹葭浮月听莺啼

徐群摄



馨香一瓣

## 跋涉在文学边缘

王之双(辉县市)

最近,我有幸参加了2024年全省基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。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、河南文学院副院长冯杰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编辑马小淘、《十月》杂志编辑谷禾、《都市》杂志副主编手指、《大观》杂志主编张晓林,分别给我们讲解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文学创作,他们的殷殷话语仍萦绕耳畔,谆谆教导牢记在心。

从省文创班结业回来,有文友给我发微信打电话,让我谈谈自己的文学创作。其实,这几天的文学创作培训,老师们的精心授课,让我受益匪浅。要谈自己的文学创作,我还只是一个刚刚步入文学边缘的小人。

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我在侯钰鑫老师主编的《村语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《泥土》,老师知道后,在班上表扬了我,说我将来一定能当“作家”!这让我在同学面前好一阵风光。

从此,“作家”两个字开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萌芽了。为了生根结果,雄心勃勃的我跑到十几里外的百泉镇初中,找到在那里当校长的表叔,借来了巴金的《夜》、茅盾的《虹》、周立波的《山乡巨变》,似懂非懂地读。甚至啃起了《西游记》,发誓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作家,似乎除了文学再没有别的职业和出路让我活下去。

尽管不懈努力,我的习作再没有变成铅字,这让我觉得文学殿堂愈发神圣,神圣得遥不可及。好在我没有气馁,坚持读《黄河东流去》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等著作。最终大学没考上,作家也没有当成。

后来,我谈了对象。第一次和姑娘

去集会上买定情物,我一头钻进书店,出来的时候,定情物还没买到,姑娘已不见踪影。最后,我只好无奈地回到家,只见姑娘火冒三丈地瞪着我:“我还没有一本书重要!”好在姑娘心地善良,有嘴没心,不计前嫌嫁给了我。

为了静心读书写作,我腾出一间房屋,用砖垒了一个大书架,上面摆放着各类书籍。有梁晓声的《天若有情》、从维熙的《洁白的睡莲花》、柯切托夫的《青春常在》。还有鲁迅、莫言、王安忆、高尔基的书,都让我爱不释手。书架的左侧是一个腌菜缸,缸上放着块水泥板,旁边有个吱吱呀呀的小木凳,组成一个别具一格的写字台,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,日日夜夜不能自拔。长篇写不下去写中篇,中篇写不好写短篇。天空、大地、山川、河流,李大娘、张大伯、冯大嫂,速往啥写啥,看见谁写谁,小说不行写散文,散文不行写诗歌,结果啥也没写成。

一天,我来到县城,到报刊亭买了一本《奔流》杂志,忽然看到上面有侯钰鑫老师的小说《喜静吟》,我骑车到文联找他。不巧,这天正好是星期日。我打听到侯老师的住址,便找到了西关侯老师的家。侯老师问明情况后,很热情地接待了我,给我谈了些写作技巧,让我多阅读,勤练笔,要有目标,不能啥都写,先选择一种体裁,从短小写起,写自己熟悉的生活。临走,还送我几本样刊,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感动不已。

由于我光买书,订杂志,不落地,家里的活也不管,同床共枕的妻子也烦我,说文学成了我的情人,而她成了“第三者”。时不时站在厕所外,假惺惺地

捂着小肚和我吵,说我拿本书进厕所一蹲就是大半天,占着茅坑不拉屎,害得别人干着急。妻子不愿和我一块去县城,因为我不是领她到琳琅满目的商场逛,而是带她到图书馆,一坐就是大半天。走时再到新华书店,把舍不得吃穿积攒的钱都毫不吝嗇地买成书。

烟瘾、酒瘾我不知道啥滋味,我只知道没书读时那种抓心挠肺的恐慌和饥不择食的窘态。

一天,我突然收到《新乡日报》寄来的样报,我的小说《牛劲》发表了,并很快被《微型小说选刊》转载。我像中了大奖,高兴地拿着样报去找侯钰鑫老师,文联的同事告诉我,侯老师已调到了市文联。再后来,侯老师又调到了省文学院,正在创作“好”字系列,其中《好爹好娘》已在央视开播。

在日常生活中,我慢慢领悟到,文学创作需要生活的积累,功到自然成,所以多年来我从未改变对文学的痴迷,不管再苦,决不放弃。

经过努力,我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河南日报》《新乡日报》《故事会》等多家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300余篇(首)、《青年文摘》《意林》《格言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法制博览》《大河报》等都有转载,并有获奖或收入选本,有小说、散文入选初中语文中考试卷。不久前,我还出版了小说集《坏男人好女人》。

如今,走在大街上,人们大老远喊我“作家”“诗人”。其实诗人、作家我都不是,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白天种庄稼,晚上种文字,种庄稼五谷丰登,种文字却不保收,虽劳而无功,却收获了喜悦。



小小小说

## 黄河滩的汤

原上秋(新乡市)

5年前,我在黄河滩修控导工程,一起干活的农民工有20多个,大部分都是周围村庄的人。

黄河管理处为方便管理,在黄河大堤外面起了伙。在工地干活的人,都在一起吃饭。从工地到伙房,要翻过大堤,走路大约需要20多分钟。

我们工程队有一名队长,是黄河管理处的一名科长兼任。下面分3个小组,自然有3个小组长。小组长都是有一定技术和威望的人担任,平时也一起干活,工钱估计比一般农民工多点。还有一名技术员,平顶山人,工作认真,为人和善。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外地人。

我们的任务很重,中午吃饭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,花在来回路上的时间就接近半个多小时,所以,吃饭时间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样子。

每次回来吃饭,许多人都拥挤在一起。在外人看来,这很不文明。没办法,如果遇到吃面条,要一筷子一筷子挑,费时更多。后面的人如果动作再慢点,就别吃了,时间肯定不够。

我发现,技术员从工地回来最晚,但是总是第一个吃完。一开始我认为他吃饭快,吃得少。后来才发现,他碗里的饭菜并不少,而是有人早早把汤给他打好了。不像我们喝着刚从锅里盛出来的汤,烧嘴烫牙。

我们伙房有个习惯,就餐人员快到了才烧火做饭。领导这样安排,可能是想让大家每顿饭都能喝上热汤吧。这样好是好,但也有个缺点,每次盛在碗里的汤都滚烫滚烫。技术员的汤早有人打好,在一边凉着。这样他回来喝的时候,不会因为烫嘴耽误时间。

给他打汤的人不固定,有时候是老张,有时候是老李。甚至有时候是组长、队长。我很奇怪。技术员不算领导,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乐意提前给他打汤呢。

我们工程队里,请假是个大问题。工程紧的时候,队里不让请假。但总有这样那样的事,时不时要有人请假。干活的人里面,每家都种着地,春耕夏收,红白喜事,都想回家。我们的假由组长、队长批准,有时候批,有时候不批。技术员其实没什么权力,他就是队长的技术参谋和顾问。按说,老张老李去巴结队长、组长才对,没必要去巴结技术员。

后来想想也不对。说老张老李巴结,说得过去,那组长、队长给技术员打汤,难道他们也是讨好巴结吗,说不过去。



四季风铃

## 我爱牧野的夏天

云清(新乡市)

“深春离去浅夏来”“布谷声中夏令新”。牧野的初夏,大街小巷满目青翠,绿意醉人。初夏的绿色清新透亮,让人感觉是那样的凉爽和平静。初夏的绿色又像个顽皮的孩子,毫无顾忌地在牧野大地上,蓝天白云间,涂抹出一幅幅带着野性的画卷,将绿色魅力尽情展现。漫步卫河边,绿草飞燕,柳丝拂岸,蛙鸣声里白鹭翩跹。它们在用各自的方式欢迎夏天的到来。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。经高科技培育的花卉已不分季节地盛开。在牧野大地上,你随便望一眼,无论是路边的花坛,还是房前屋后的小花园,到处都有色彩斑斓的花儿盛开,它们微笑着向你招手,慷慨地送你芬芳。再看看创新路和创业路的花墙,你随意踏上哪一条路,就像跳进了花海,走进了童话世界。竞相开放的花有粉色达芬奇、黄金庆典、胭脂红等,让你看得不知身在何处,它们却早已做了精心准备,等候你的到来,欢迎你打卡拍照。看!一街蔷薇半城香,虽已立夏仍芬芳,花墙下闻鸟语,连春更接夏日长。还有卫河公园里盛开的彩虹玫瑰、彩虹月季,像一颗颗火热的心,在盼着你的到来。那一阵阵芳香沁人心脾,整个牧野大地就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。让人美了眼睛,醉了心,虽已入夏仍似春。

因为夏天的到来,那些爱美的女性,穿上她们喜爱的花裙子,就成了美丽的移动的花,在牧野的大街小巷里大朵大朵地开放。

登高望远,牧野大地夏日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卫河两岸一幢幢高楼和那放着绿色光彩的树儿相挽。城区一条条宽阔的道路人来人往,路边花香迎面;城中一条条小巷重修得那么雅致,凸显出北方城市特有的胡同文化。

我是个本分人,掏力干活,不懂得讨巧。也就是说,我不会给技术员打汤。我只干好分给我的活。不落后,也不先进。每月的工钱也能全额到手。我的母亲有病,看病抓药就指望这个钱。黄河滩地里的收成,只够填饱肚子。

我们所做的控导工程,属于千年工程。加固黄河大堤,几辈子的人都在做。我们工程期限都不固定,每年的雨季之前,都要来做一阵。有时一两个月,有时半年一年。工地晚上有人值班。

有一天,轮到我值班。天很晚了,有人喊我。我一看,是技术员。技术员平时在滩区外租房住,离工地有十多里地。技术员让我回家,他要替我值班。我已经躺下了,就劝技术员回去。技术员一个劲儿道歉,他说去别的地方办一个事儿耽误点时间,回来晚了。他一个人,在哪住都是住,说我回去也许能帮家里做点事。

本来是在帮我,他却道起歉来,让我很不好意思。我把夜班给了他,心里有些感激。

后来,帮技术员打汤的人都在变换,看来他的人缘真的不错。但是,我始终没有给他打过一回。

冬天的时候,黄河滩下了一场雪。我们的施工停了两天。可是,就在这两天里,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。技术员听说之后,捧着一个花圈过来吊孝。他是我们工地第一个来给我母亲吊孝的人,走时留下200块钱,不要不行。

处理完母亲的丧事,我又上了工地。

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,想请技术员吃个饭。技术员爽快答应了。晚上下班之后,我叫上两名工友,陪技术员喝酒。

由于心存感念,免不了动起真情。很快,我喝得有些晕乎了。

当我去结账的时候,服务员说一个戴眼镜的人结过账了。技术员是个大学生,戴着一副琥珀色的眼镜。

我很想报答技术员,一直没有机会。

有一天,快下工的时候,我听到技术员对老张说,到了食堂先帮我打碗汤凉着,这样回去就能喝了,不耽误时间。

下工之后,我跑到了所有人的前面,找到技术员的碗,盛了满满的一碗汤,放到了他常坐的餐桌上。

那天是黄瓜丝紫菜鸡蛋汤,清香味儿直往鼻孔里钻。

体育中心,是融体育、健身、娱乐、休闲、观光、购物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建筑,到了夏天,那里绿树成荫,男女老少都爱到那里健身玩乐。不远处红墙黛瓦的古建筑关帝庙始建于元代,是我市年代最久远的古建筑群之一。远古与现代相映,呈现出古今交融之美。令人感受到的不仅是眼前的美景,更是这牧野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。

在城市的街角巷尾,在卫河畔,公园边,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,自发地组成团,喜爱跳舞的手持扇子、转巾跳着优美的舞蹈,喜欢唱歌戏的声情并茂地演唱着。还有打太极的,遛鸟下棋的……以各种形式尽情展示着他们的才艺和内心的喜悦。这些画面不仅展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生活场景,更是一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。

夏天是个美好的季节,夜幕降临,月光和灯光交织在一起,给夜色披上了朦胧的外衣。久盛不衰的西街美食一条街,热闹的阳光新村“重回宋潮夜市”美食街,小黄河岸几间……霓虹灯闪烁,好似天上银河流落凡间。三五好友,或是一家人,围坐在路边,享受着美食,谈笑人生。自然的小风徐徐吹来,惬意无比,让人完全融入到了夏夜的美景中,沉醉在幸福里。

我爱牧野的夏天,它像一幅巨画,大气浩然,展现出勃勃生机,多少诗情画意,任你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。

我爱牧野的夏天,夏天的绿色,是宁静的色彩,是欣欣向荣的象征,是生命的依托,是健康的保证,它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之美。我们在享受这绿色之美的同时,也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环境,让绿色和文明同步,展现出千年牧野绿色新貌,让牧野的明天更加美好!①